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三十八

邊防類

萬曆疏鈔卷三十八

邊防類

懇乞聖明及時修築重鎮邊墻以峻大防以永治安疏

吳百朋 僉都御史 萬曆元年二月

臣惟帝王之禦夷狄設險築城以限內外別殊俗盖自古重之我朝定鼎燕京以宜大山西為右翼外捍強虜內蔽畿輔故繕治塞障實莫先焉恭惟 皇上修先帝之業從閣臣之請遣 臣等分閱邊務 臣自

受命以來夙夜驅馳不敢寧處懼無以稱塞明詔東自火燄山北至獨石馬營西抵平虜灰溝皆躬履其地徧觀歷覽即諸疆吏亦祇奉德意靡有不舉除各官殿最及三鎮修守事宜容 臣 參五詢訪擇其鉅者列狀上聞惟是大同邊墻廢墜日久當事諸臣方修內堡未遑議及 臣 以爲事先急務功貴乘時及今閒暇春和氷釋亟宜與工修復邊墻以樹藩屏乃爲得策如復玩愒時日轉盼之際秋防又至脫虜又反側計也遵照議 臣 欽奉勅諭內開該鎮虜情向背及一

應戰守事宜爾若的有所見亦許據實奏聞以憑裁處欽此欽遵夫戰守先務無踰設險臣偶有愚見恐事竣具奏緩不及時謹預為 陛下陳之臣查閱得宣大二鎮皆重地以近京言則宣府為重以逼虜言則大同為衝雲中川原平衍無險可依與虜隔者僅一墻耳先年虜入無時併其墻又廢矣無論大邊二邊卒難議復即三邊亦僅僅有存者計其為墻大約六百餘里除東起死窰堡至鎮口堡一帶已經總督王崇古修治完美起朱家溝至保平堡一帶方在估

勘題修起鎮口堡至寧虜堡凡二百八十里有奇頹圮者十之二三修治頗易起寧虜堡至平虜衛丫角山凡二百四十里有奇則頹圮過半漫無界限矣今皇靈赫然虜方納款稱臣之不暇時號無事然狼子野心終難馴服中國之藩籬不固夷狄之出入無制設有不測何以禦之此大同邊墻所以當亟為之圖也大抵修墻其利有十滅胡胡威胡敗胡阻胡諸堡皆孤懸絕塞有墻則可以格虜放牧助我拒守一也擇其要害設為墩臺城垛庵俾瞭卒戍士風雨足棲緩急

可倚二也平居人畜免驅掠之患秋成禾稼鮮剽奪之虞三也小賊入則我得據墻下矢石無使墩卒爲賊所餌四也大賊入必須掘墻我得預知爲備收歛堅壁使虜無所掠五也募兵實塞下營屯田民解畏寇樂從者衆兼可足食足兵六也虜有變必乘虛從威平入非剿虜鋤虜則垂涎山西彼覘我有備其謀自阻讓守大同所以屏蔽內地七也雲中邊墻長墩堠屢費餘議起築必須多發兵防禦及是時爲之可省調集之勞供億之費八也以守爲戰以逸待勞

九也岐夷夏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十也凡此
十者其利甚弘否則害亦隨之議者或謂方修城堡
工難並舉臣以爲修政當先內而後外設險當先外
而後內原題三十六城土築已就特未全甃耳及今
無事先治邊墻然後以其餘力包城無不可者斯爲
得緩急先後之序也如日復一日虜稍變動事無及
矣議者又謂虜方納款遽議修墻恐虜生心臣以爲
修之恐啓目前之釁不修懼貽他日之禍其害之遲
速大小尚待智者能辨之夫通虜貢市冀得數年之

安修我武備實爲百世之利以虜貢市爲失策者非
也以虜貢市爲足恃而置武備不講者尤非也以虜
貢市爲臣服而遂責當事之臣必保其弗變者尤非
之非也來則撫之叛則絕之吾惟恃其在我者而已
安可弛備以徇虜之情哉今總督王崇古在事日久
能得諸酋心臣願 陛下亟下兵部議覆責成崇古
及撫鎭諸臣以身任之中畫疆界刻日興工審時度
勢創新補故凡城壕高厚深廣悉踰舊制通賊要衝
或如薊鎭雜建墩臺相爲犄角俾可必守永永勿廢

其形勢要地有當損益更置與夫一切工役廩餼時
日章程悉聽徑自具奏或以便宜行之城完之日仍
依閱視格賞罰如此此則西北重鎮屹然金湯之固而
順治威嚴之業萬萬年無虞矣邊防幸甚臣愚幸甚

陳虜情以襄大計疏

方逢時 宣大總督 萬曆五年九月

臣聞言天下之事非難而知天下之事爲難知天下之事非難而任天下之事爲難故知之而後可任任之而後可言苟言之者不知而任之者不言則所言非所任所任非所言羣疑異趣衆慮殊途國是所由以不定而事功所由以不立也今天下之事惟夷狄爲大而夷狄之害惟北虜爲最蓋西北之地高寒荒漭虜生其間兇頑桀驁茹血衣毛與虎狼無異接壤

中土歲時窺伺大則侵陵小則寇掠自生民以來爲患久矣以二帝三王之盛卒未有能臣服而誅滅之者秦始皇築塞却胡終貽身禍漢武帝窮征遠討海內虛耗以漢祖之雄傑而有白登之圍以唐宗之英武而有渭橋之急然則封疆之事安攘之計豈易言哉下自晉宋迄於金元而禍亂極矣迨我 皇明太祖高皇帝神武肇命迅掃腥羶廓清寰宇 成祖文皇帝法駕親征蕩平沙漠保安黎元 二祖聖武規畫創制西自甘肅東抵遼陽巨鎮強兵環列屏翰秦

晋燕趙之境始得安息三百年來猗歟盛矣然也先首禍於土木哈密搆亂於西壓小王子火篩花當之屬相繼爲害及今俺荅益稱雄桀糾其弟兄率其子姪攻克諸部雄據朔庭東連察罕西脇番回虎視三關蠶食九鎮五十餘年致我中土之民困於徵輸邊鄙之民死於鋒鏑嘉靖之季騷擾益甚 世宗皇帝宵旰四十餘年思欲討其兇暴誅其狂肆而事有未逮遇我 穆宗皇帝之初天眷明德厭彼兇頑孽孫搆釁慕義來降盖天將啓太平之機而再造邊人之

命也臣時巡撫大同適當其事竊料胡運將衰首謀受降爲國弭禍先遣鮑崇德齎咫尺之書諭俺答以紓平虜之急繼遣龔喜等持一箭之令諭黃台吉以解大同之圍曉以禍福申以信義盟約既定二酋既從乃咨會督臣王崇古審計協謀傾心竭力以共圖弘濟列疏上請伏荷　先帝聖哲洞燭機宜二三元臣協心一德贊襄廟謨折衷羣議授以成算使臣等得效犬馬之力以馴豺虎之心叛人斯得貢市用成繼臣以憂歸臣崇古獨任其責請封議貢約會定期

勞心苦志克有成績而孔昆的祿父子疑三未即就約巡撫都御史吳兌訓諭有機招徠撫綏遂致東西聯屬反側漸消封疆遂寧比及三年蒙 陛下特恩起臣草莽之中來代崇古之任臣才智庸淺力弱氣懦而區區為國一念之誠不敢自負宣布仁威恢張國體申明約信通行曉告羣酋素皆知臣莫不傾心聽服賴 陛下神武元臣忠良克終愚志不墜前人之美八斥以來九邊之外以生齒則日繁以修守則日固以兵馬則日練以芻餉則日積以田野則日闢

以商賈則日通窮邊僻堡阽危殘喘之民始知有生生之樂此今日邊事可知而可言者也虜自順義而下有黃台吉有兀慎有擺腰有永邵卜有河西襖兒都司有青把都白洪大湍五素湍五大哈不慎打刺明安兔有搶力銀五路青把都鴉黃多羅巴林松木兒等部寔繁有徒小大遠邇錯雜不一然其向化懷惠心傾志靡輸誠效貢以而益篤莫敢有渝盟叛約顯然悖逆生亂者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卽欣然知感間有講求買馬之使經過城堡投見守操官員求討

食物苟得一餅一果之與即稽首而謝歡笑而去蓋
犬羊之性不顧廉耻不識法度不知禮義乃其恒態
非敢有所侵侮而豕交獸畜馭之得宜益足以堅彼
歸向之心於國體何傷於貢市何玷即有無狀捉人
索賞如打刺明安免者告之俺答嚴加罰治即委首
聽命服罪知悔此今日之虜情可知而可言者也夫
今日之邊事如此虜情如此　臣等之處置如此中外
之不然者或曰夷使成羣亢斥城市爲害將不可制
也或曰財貨日益費耗虜欲終不可足也或曰與虜

益狎隱憂叵測將不知所終也爲此言者心則忠矣而事機或有未達一時風聞疑之太甚計之太深者也夫夷使之入三鎭皆有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而夕去夕至而朝發守貢之使賞至即歸有舍館以安之有卒徒以防之有餼廩以養之何有於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晝有定規給有定數通三鎭而計之每歲約費銀二十六七萬兩出戸部者一十三萬有奇出兵部者四萬有奇三鎭所自措辦者十餘萬兩較之先年征戰歲費戸部客餉銀至七

十餘萬兩而不足兵部太僕之馬價亦且十數萬兩者纔十之二三而虜心饜矣至於民間耕穫之入市買之利不與焉所省不亦多乎以爲有隱憂者有之而不隱也方虜之未款貢也庚午以前每歲大舉九邊之地必有被其毒者而雕搶鼠竊無處無之致我三軍戰鬭暴骨滿野萬姓流離橫屍載道城郭丘墟芻粮耗竭外罹慘禍內虞他梗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之旰食憂孰大焉款貢以來七八年間無此事矣設使臣等處置乖方覊縻失策惜小費而虧大信貢

不至而市不過虜一旦肆行侵掠則前者之憂即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虜中之權悉屬俺答今衰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酋既死諸部無所統一號令不齊其中狡黠互相爭搆言貢而貢或有不至言市而市或有所挾假託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停貢罷市閉關絕使嚴兵固壘以禦之禁邊軍之私行赶馬禁邊將之輕舉倖功既不示以易與之情亦不啓以可乘之釁使曲常在彼而直在我而已於彼貢市何賴焉

然夷情貪鄙思我之餌懷我之利強弱異勢遠近異情去就順逆勢必有變因機而處隨宜而應以爲羈亂息患之圖此又於不可知之中而大有可爲者在顧在彼之人作爲何如耳夫封疆之事旣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有方則貢市可也戰守可也蓋戰守之事非由於貢市而致而貢市之舉實於戰守有裨又何必拘拘於貢市之非戰守之是而謂終之不可保哉臣又聞之御戎無上策狂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今曰貢則非和親矣曰市則

非賂遺矣既貢而市則無征戰矣夫虞周之世詩書所稱來格咸賓之盛 臣不知其何如誠使秦漢而下得此機會而處之則漢室何至於和親宋人何至於賂遺武帝太宗何至勞師萬里之外衛霍之將何漸立其勳名而宋臣又何由爭獻納哉 臣職任封疆身承委託仰藉 陛下神武得效驅馳竭其心力制伏強虜保全邊陲上紓宵旰之憂下息戰爭之禍臣亦得免斧鉞之誅實云幸矣 臣今受命還朝不復與聞閫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可久之事謂虜情無

效順之誠泥於近代之跡以較今日之事甚者或謂
臣等數年羈縻綏緝之勞皆屬掩飾彌縫之計過為
疑慮多所敷陳或致國是搖惑內而邊臣畏縮外而
虜酋携二內外乖違事機錯忤於貽後悔噬臍無及
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所有一
得之愚雖皆巳陳之芻狗庶幾可為善後者之一助
忘其鄙陋列為五事冒昧上瀆 聖聰伏乞勅下該
部再為詳審如有可採欵覆施行 臣下情無任惓惓
惶悚之至計開一 敦信義 臣聞之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邦行矣臣始以爲聖人卽理以垂訓耳今益信其言之有徵也蓋夷狄之人雖非我族類此心之良未始不同今虜自順義而下東西諸部受我羈縻七八年來罔敢或二訓之以言卽聽喻之以事卽從豈有他哉亦惟吾信義有以感動之耳夫虜之服從既堅則我之信義當益篤彼有向我之心而固疑之以爲不可必從者非信也信之矣而不發於中心之實使彼得而窺之非信也發於中心矣而不裁之以以義不踰之以禮不示之以法非信也裁之以義矣

當機執滯而無變通之權非信也權矣而居之不寬待之不恕持之不固非信也信以行義義以成信信義既孚豚魚可感金石可貫況於虜人乎伏惟　聖明敦崇大信申明大義嚴飭文武諸臣毋忽犬羊毋輕舉措毋設機穽而倖小利毋惑詭訣而畧遠圖毋作聰明而喜奇績使羣醜紛紛常在吾範圍之內而潜消其疑二之心則貢市可久而封疆永寧矣伏乞　聖裁一重撫賞　臣聞之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所謂文德者信義之謂也信義孚

而遠人來矣其饑寒之情猶夫我也不有以安之何以能久而撫賞之者固安之之事也其要在於重之而已今之撫賞有程式矣謂夷性貪饕惟其欲而與之不爲節制非重也謂夷欲無厭過爲節制近於怯嗇非重也侈以奇異以傾炫歆動於彼而陰致其齎慕非重也必察其情度其事因其人可以與則與可以多則多可以少則少彼以貧而求也則因其貧而周之彼以勞而求也則因其勞之大小而酬之彼以馬來市也則因其馬之高下而償之其貢也則有貢

使之賞其市也則有大市之賞非理而索奇異之求非我土産後不可繼者一切以情告之以義曉之以禮止之必使予奪厚薄之柄常在於我而感激冀望之心常存於彼辟之養虎豹然時其饑飽達其喜怒則驕悍之性可馴而吾之撫養於是爲重矣羣虜有不懷服者哉伏乞　聖裁一審機宜　臣聞之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曰幾事不密則害成言幾之當密也今茲北虜服矣貢矣市矣然狼子野心難馴[illegible]其順逆叛服之機甚微而速一有不審

其禍亦至且吾與虜我受其貢也非利其市也羈縻之而已彼若守之而不變也貢也吾受之不至者即不之屑也市也吾與之不至者即不之強也彼有慢言吾以大義責之彼有疑志吾以大信曉之彼有叛跡即閉關以拒之嚴備以防之彼若感悟悔罪而復求則又畧其往過示以慈惠而許之豕交獸畜不怒不狎惟以靖吾封疆保我邊民而已此今日機宜之當審者也

臣又聞之俺答老矣黃台吉亦衰病不支套虜遠在西鎮切虜黃台吉頗稱恭順兀慎擺腰人

寡力弱求邵卜進貢遣部惟青把都兄弟五人各擁千兵而浦伍大哈不慎二人密邇察罕世代聯姻在彼恒有東西約助之情在我當思況機預待之計然犬羊之性貪我市利惟恐失之非有昔年糾合大舉入寇之志惟俺答一日殞絕則把漢與黃酋諸子勢或有爭諸部觀望貢市必有不至而其爭者抑或有借我爲援而請兵求助者矣亦或有倚我爲重而舉部來歸者矣事機至此處之爲難拒之則生釁許之則召禍察其強弱之勢度其誠僞之心因其去就順

逆以爲推亡固存之術非有真見定力不能繼而定
矣此將來機宜之當審非臣愚之所能預及者也伏
乞　聖裁一愼招納臣聞春秋之法夷狄而中國則
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治以不治萬世不易
之道也今之板升皆我中國之人或以亡命而自全
或以虜掠而忘反首於丘富繼以趙全招呼誘引寔
繁有徒外附強虜內搆邊患逃避天誅爲日久矣議
者忽其背逆恐其滋蔓倡爲招納解散之說意非不
善計非不可行也而其勢則有不可易易者蓋奸宄

之黨已甘心於虜而黠虜亦厚結之以自殖取之之策必先有以制虜之死命而後可以有爲譬之逐鹿者然虎方據鹿吾當先制其虎不然鹿且走而虎方來不惟不能得鹿而或無以禦虎矣方虜之未服也其機尚有可爲 臣 昔任大同半歲之間招而來者九百餘人今虜服矣與之約矣而復招之是自示以不信而啓虜以乘釁之事也且自趙全等誅而羣奸破膽矣雖有兇人不敢復逃今虜且爲我臣子矣況此輩皆吾赤子則其地卽我之地人卽我之人又何必

得其地反其其人而後爲快也若當此之時因而撫之明示以聖朝不殺之仁使之自生自養則反側之心亦將自銷且使我禦虜有道自治有方恩信既昭武備亦固即虜且稽顙屈服又何患於此輩哉若不致慎或設間以誘之或潛計以招之或輕兵以襲之虧中國之體而結醜虜之怨渠魁必不可得所得者皆其老弱饑羸之人雖千百輩曾不足以損虜之毫毛而奸人反得以藉口而搆禍矣臣愚以爲當慎者也況其中有二三黠者雖爲虜用皆受我官職志在圖

歸數年之後事機一變將必有率衆歸附復我邦族者開其生路嘉其順志因時撫養輯其心而藉其力其權畧在後來諸臣加之意也伏乞聖裁一養士馬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故卒不服習兵家所忌而軍政之急以馬爲先況防邊禦虜騎馬爲最可一日而忘所事乎自北虜款貢三軍忘戰七八年於此矣夫兵以氣爲主不戰則惰雖日訓練之猶懼其不振也今三鎮之兵堪備行伍者各僅五萬其操戈乘騎者二萬五千餘而已加以入衛之抽補工役之繁

興屯糧馬價之宂扣日就疲困臣雖再經建議以爲當加意畜養而事體不一尚屬虛言臣雖屢行申飭修工不得役使馬軍而各該將領私派工役隱而不言者往往有之臣實恨焉夫防邊之政有三足兵足食與設險而已三者之中以兵爲急今食亦足矣修城堡修邊墻修墩臺無非爲設險計也乃徒務設險驅此有數之軍任不息之役終歲勤動人逃馬瘦營伍空虛皆不之慮而惟曰吾邊墻之完固墩臺之堅密而已設使虜一旦渝盟入寇臣恐牆非不高臺非

不固而弱兵瘦馬守則不可戰則不能此孟軻所謂地利不如人和也臣願　陛下深思大計俯察臣言勑下該部嚴行各鎮巡等官先將各營士馬加意畜養亡故者補之老弱者汰之馬匹於市馬中選用老瘦不堪者易之免其扣兌足以芻餉利其器械分營訓練各因其地各隨其長務求實用毋務虛文一切徒飾軍容無益邊備者悉爲罷革僻遠之墻營無用之墩臺徒勞人力無益防守者悉爲停止使三軍之士曉然知在上之意惟專務戰守無異工若差賠粮

之患則心志自固家室得寧勇氣自倍而威武自振矣至於大小將領尤望
陛下慎選才勇責成久任杜其譏毀之釁寛其文法之誅使豪俠瑰傑之士得以自奮自効又養士馬之要道也伏乞
聖裁

邊事久敝亟宜更始敬陳責實之議以創前非規後效永圖萬世治安疏

張　棟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

臣棟東海豎儒也給事禁中有年所矣智術淺鮮無所建明須承人乏遂長兵垣而又當邊境有事正主憂臣辱之時臣揣己不勝䰟䰟懼日與一二同官考求商畧將擇利圖便效借箸之籌則戰守機宜諸臣披牘而陳之詳矣將薦進英傑慰拊髀之思則文武才賢諸臣奉詔而舉之備矣臣等何言哉竊以為天

下之所必者非言也言而不實行之至有議論多而成功少之敝天下之所不足者非才也才而不實效之至有虛文盛而武備衰之敝故今日第一要義則實心任事之說也然天下之事豈一二人之所能辦哉故臣等又以為必人人實心任事而後邊事始可為也請為　皇上畢其說夫摧鋒陷陣視死如飴援枹鼓之急即忘其身者將率之事也修城設壘備餉繕兵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司道之責也布功令嚴約束戰必期勝守必期堅以身為千里長城

者督撫之寄也居中馭外自近察遠指授合權宜賞罰當功罪使邊臣有所恃而爲重有所畏而不敢爲欺者本兵之任也視國如家罔避嫌怨生殺予奪一秉至公而無所徇念念以安攘爲己任者執政之權也追惟欵市以來二十年間當國者幾人典樞者幾人爲督撫者幾人爲司道將率者又幾人其間實心任事者幾人上下相冐中外同符若以爲中國御戎之道一欵盡之矣始議欵者本謂假此以緩虜患而既乃遂似無虜可患本謂乘此以修我備而既乃遂

似無備可修陵夷以至今日曰虜衆我寡誠然衆寡之不倫也曰虜強我弱誠然強弱之不敵也然所以自致其日寡日弱而不能與虜抗者誰則貽之郎如近日經畧尚書鄭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該鎮兵馬一十九營共計三萬七千九百有奇而堪戰之數止於六千舉一鎮而他鎮可知也嗟乎何陵夷至此極耶議者往往追咎款虜之失不知款虜之初議未失也失在既款之後耳其最何異者每歲市成臣悉以款叙功陞賞有差夫虜非厭其欲則亦不成我

非厭虜欲則市不成亦成而陞賞隨之夫焉得不相勸以要虜之必市是教邊臣以媚虜也閱視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遣卒以一疏了事覽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良而卒勇士飽而馬騰乎今虜至輒稱無兵無馬無餉無險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則八事修乎否乎向所閱視者今安在乎是殆與邊臣交相為欺也夫廟堂靳鼓舞之方閱視乖綜核之實以故邊計益疎邊備益弛虜氣益張虜

情益殺邊臣求有所懲也而以公爲不根之言以聾瞽天下之耳目今日報虜入寇矣明日曰虜已叩關又明日曰虜已罰服請開市則許開市請撫賞則許撫賞虜曰荼毒我生靈一切置勿問我或擒得一二零虜則又請釋去之驕虜縱虜虜之益肆焉敢於屢入而無忌者此又邊臣自教虜輕中國也夫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臣等所以曉曉焉自發其敝者非追既往也乃欲救將來耳蓋嘗聞之敵國外患國家之福也困衡頓挫使人之志壯也以虜二十年之狀而成

我今日之不振以虜今日之犯順而警我二十年之玩寇臣等以為此一大機括矣自非痛懲其舊而力圖其新其道無繇然上倡而下不應外作而內不和猶之乎無益也臣等願自今伊始為本兵者以一身任朝廷之樞務當思國家之邊境即吾家之門庭也門庭有寇能安枕而臥乎以此心為國斯為實心調度區畫因敗為功倖門可杜也內交可絕也私愛可割也議一事必求實行舉一人必求實用覆一疏必求實際毋依違兩可毋苟且申飭斷然賞明而罰當

則邊臣將人人自勵必無有循習故套以誤國事者矣為督撫者以一身受閫外之託當思邊境有事不啻吾家事也家有胠篋之警能不汲汲焉求得真盜而寘之法乎以此心為國斯為實心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圖之又圖如何可以戰如何可以守修險隘必實足以嚴防禦練士馬必實足以裕折衝備糧必實足以備供億徙薪徹土務爲萬全必勝之謀而前此掩覆支吾之術斬然不以萌諸心則從前積弊將次第更新自無有偷安朝夕以誤邊事者矣

下此爲督撫分猷者司道也今邊材旣舉吏部且爲酌量更調可望得人矣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司道得展其長或以才氣效或以謀畧效或以勇敢效各隨其所轄之地所受之事而盡心焉上無首鼠而何患乎司道之不以實應也爲督撫宜力者將率也今將材旣舉兵部且爲遇鈌推用不患失人矣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將率得呈其技或勇於血戰或熟於控弦或工於撫卒各就其分之當爲才之可爲而盡心哉上無掣肘而何患乎將率之不

以實應也顧其要機又專在於執政何也天下譬之一舟諸臣皆篙工也執政則舵師也舵左則舟右舵右則舟左執政者之爲諸臣機也宜無異此捧 皇上之威靈何所不震宣 皇上之德意何所不洽真以實心狥王而行有濟國事即弗利於身置弗惜也有裨邊計即弗便於人情弗顧也以鑑空衡平任天下之才以長慮郤顧審天下之勢以四時金石信天下之令將率不稱責之兵部司道不稱督撫不稱責之吏部邊事非而上不聞責之科道其人誠有功無

愜賞也賞不逾時而復覆其罪何妨更罰其人誠有罪無佚罰也罰不逾時而重叙其功何妨更賞毋希長厚之名以釀因循之禍毋慕和平之福而開情竇之階是執政先以一人實心任事也持之以執政運之以本兵承之以督撫此臂指相使之勢易矣以督撫令司道以司道令將率此高屋建瓴水之勢尤易矣中外無異謀上下不易慮而我 皇上又能勵精審物奮然以除兇雪耻為事銳然以攘夷安夏責諸臣仍寬文法以盡其用假歲月以考其成今日之邊

事庶可冀其改觀乎不以此時亟圖之一日不振則愈壞一日一年不振則愈壞一年七年之艾猝不可得而三年之病日深以痼　臣　等不知其所終矣假令廟謨既定詢謀僉同而故習終不可杜實效終不可致仍前怠玩仍前欺隱則朝廷之法紀何在　臣　等之職業何居有如狥情避怨不以彈章隨其後者無論明主在上三尺在前即在廷諸臣寧無有一二昌言以正　臣　等之罪者乎此　臣　等之所矢心而不辭者也臣　等非樂於有言也當西事戒嚴在廷嘗有處堂之

慮矣今烽烟稍息厝火未燃而遽欲狃安於無事則二十年積衰職此之故也故臣等及此時言之唯
聖明留意焉

目擊時艱申明邊務以礪萬全勝筭以保萬世治安疏

王德完 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

臣家居西蜀與秦關接壤鄉閭醜虜憑陵踐蹂內地頃將覆師甘肅河洮之間白骨如掃臣憤惋不勝夙夜困衡思借箸畫一策及索諸臣邊奏讀之則既備矣雖然千慮一得臣敢不畢其愚夫火酉逆天犯順三尺童子孰不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今廟廊閫議必首大創思一犂虜庭除兇雪耻豈不稱快然有虞

也國家欵貢以來承平日久怠玩自生胡越一家邊防自壞人不習戰士不知兵時聞虜騎深入我兵股慄狂奔枕席以死孰能挺身與虜決戰者矧能摧鋒陷陣建出塞之奇勳乎幸而天祐皇家虜酋退舍假使乘勝長驅不知倉卒何以禦此　皇上近遣經畧大臣行邊相機戰守選而將領簡而士卒蒐而軍馬聚而粮芻一時戰具稍有次第強埸可恃無恐然有虞也國家二十年來積弱之後萬事隳頹一旦補苴實難驟效譬人數十年沉痼之疾元氣久虛方投一

藥餌加一歲破飲一羨縻而卽攘臂期與不逞之徒角勝其將能乎親調巡撫兵道將帥皆廷臣所推轂如熊如羆可以運籌決勝者然諸葛孔明神謀奇算尚失之馬謖大敗街亭翼德雲長義膽忠肝猶屢挫敗亡脫身離敵別新易之將卒未服習久樗之腹遠難充盈降虜通丁止可殺虜零竊而不可殲大虜舊籍新招止可守城堡而不可攻強敵今所招選家丁壯士不過數千虜衆動以十數萬我兵巽輭百不當一虜兵猛厲十可當百我兵星布而守其勢散虜兵雲

擁而來其力并我邊延袤數千里西望黄次擊左則右不能卒顧擊尾則首不能卒應虜水居露宿原無定處豕突狼奔東馳西騖莫可偵識備則不來來則無備全勝之形尚未在我萬一虜欲無厭復肆侵陵喪敗之兵胡以應敵然火酋跳梁尚可防禦扯酋出没尤號傾危今值火酋之逆則欲揭扯酋之巢令之東歸俾無助虐方可一意西征然有虞也扯酋之去也既已假道而去今其歸也能不假道而歸乎倘再假之則出虎兕於柙外任意吞噬剸戎狄於腹中行

將潰裂傷殘流毒胡可盡言倘不假之則封豕長蛇必馮其怒窺闞鳴鏑難挫其鋒禍孽萌悔宜深慮設或我既戒嚴虜難飛越撫賞既革道路又遮必且飲恨而歸含憤而往則禍不在兆華而在宣大病不在肢體而在肘腋矣天下大勢譬人一身西顧諸邊遠在遐裔譬手足四肢也宣大薊保近衛陵京譬肩背肘腋也手足之釁猶可調攝肘腋之變則難撐支醫家急則治標故遣宣大家丁以伸威西鎮病在治本則將撤西鎮家丁以捍蔽門庭吏卑屬夷既巳叛去

遼東土韃亦已操戈如或蟻聚蜂屯結黨煽禍火酋
旁騷於遠塞搭酋大舉於近郊則安危之機未可預
十如或志懼危亡倖安結好陰行慰撫重賂潛貽必
謂虜款關謝罪一應貢市撫賞度將奏請如例遵行
目前之計亦為得策長慮却顧則抱深憂夫人躡巉
巖嵌棧則心慄履平地則怡愉矣臨怒濤驚湍則色
變汎安流則嬉恬矣今沿邊將吏孰不謂凜凜自盟
暫事羈縻陰修戰備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其流之弊
又將為洮河之續也盖我既不能戰勢不得不撫虜

要挾以求賞我必厚賂以啗之正數不足必將括軍儲益之則粮餉日聚而日空名旣爲撫馬不得不市多者數百金少者數十餘金遠者數月而斃近者數十日而斃則戰馬日市而日耗且士卒操練銃砲鬨塡弓矢絡繹軍容豈不甚盛然目不覩戰陣則膽易落身不接鋒刃則魂易驚平居徤勇臨敵畏縮則士卒日練而日無當於用夫納款之初豈不謂藉以修備而市賞之後遂不覺倚以偷安搶攘之際毅然欲盡祛虛文而漸靡之餘依然又無裨實用則覆轍之

宜鑒戒而末流所當隄防者也用舍賞罰礪世磨鈍人才患不能知知不患不能舉將帥患不捐軀士卒患不畏將令諸臣所推殊絕人物者非原任兵部尚書王瓊乎其人經畧韜鈐似范仲淹亟賜宜召總督三邊則黠虜且破膽寒心或謂元老髦癃之望不樂邊陲然致主扞丹何分內外邊才所稱滄海遺珠者非原任陝西巡撫河東席乎其人鐵面沉謀似包拯需次擢用建牙開府則醜夷將讋風遠遁或謂當守勘胡宗憲之贓人瘠其劾然奉旨不撓胡可瑕疵

此用舍當斷也兵貴精不貴多薊鎮南兵其初稱鷹揚鷙擊迨其後放縱驕恣欲鞭策之則羸弱不前欲沙汰之則鼓噪羣起是可不講求節制乎兵有進而無退今洮河失事大將召嚴惟忠之兵而不來偏裨視李聯芳之死而不救痛爲之懲則視聽可易薄示之罰則玩愒難消是可不申明軍法乎此賞罰當嚴逃伏祈勅下吏兵二部酌議題覆俾眞才早用無致後時隱患預防常思未雨則邊陲均有賴焉然人情不鼓則不應不激則不發雷霆轟轟然震於上則屏

息側足恐上天之爲擊邑也日暄風細則雷霆之威頓忘矣　皇上神聖文武天錫勇智昨者召對輔臣綸音渙發切責邊吏天語傳宣一時遐邇臣工靡不毛豎骨竦咸思裹革封疆嗣聞視朝間稀玉音閒寂恐邊臣日懈夙弊仍前夫寓內多故夷狄縱横內災外虞主憂臣辱正臥薪嘗膽之日豈寢處燕閑之時臣願　皇上早朝宴罷旰食宵衣念九邊將士之寒則如宋祖賜王全斌裘帽曰仍諭諸君不能徧及也則和氣盎於春温憖九邊將士之縱則如宋祖賜曹

彬以珮劍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則明威凛於
斧鉞施不測之恩時覃雨露用不測之辱時震雷霆
則儆戒張皇羣情奮激何中國不可磨勵何四夷不
可鞭笞而久安長治之策億萬世無窮極矣臣不勝
惶懼激切待　命之至

條議閱視事宜以圖實效疏

鍾羽正 工科左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

臣惟天下之事怠於因循奮於振作至振作之中而行以安靜省約則尤善之善者日者 皇上允閱邊之請而又戒以勞擾可謂洞見利弊矣第所謂勞擾蓋有數端 臣竊嘗有慨於心顧思以爲此奉差者事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奈何以謭劣之見從旁談其短長而又復思事乃王事也疆埸之憂不遺漆室行者效其力居者畢其愚於 臣職亦無不可言即言之

無奇又何敢匿其欵啓之明不一陳於前耶除綜覈之法作用之能顧人精神智慮何如不敢妄議外其有積習常弊所當議者用是列爲六條少裨邊計伏乞

聖裁緣係條議閱視事宜以圖實效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開

一曰杜私交 臣聞綜覈之舉公則明私則闇人之智故不相遠也惟以私情撓之則顧體面隨囑託而法爲情撓耳不思閱邊何事而可緣此以養交哉往者差臣未行則地方官或投書啓或用稟揭通於京師而交至也則有宴會下程

行也則有謝儀祖餞豐盈腆厚深相結也夫既與之結即與之狎既與之狎安得不為之地有相潤橐慭而能明目張膽摘發其非者乎此公私不兩立之說也臣乞嚴旨禁之命下之日門書迴避不接私書如前數事地方官行之與者官受之者皆以不職論黜則私交絶而公道顯即有奸端可勁氣數之矣此閱邊第一當革者也伏乞聖鑒 二曰省供應今邊事至急矣明主旰食宵寐朝議目此非人臣忘寢與食時乎乃曩者閱邊一行經過有司為之豐酒食飾傳

舍鐃張玩器至糜費矣而戚繼光一鎮凡用奇花排列至二百金他可知也行者又不月受多攜伶人游客至數十人日夕酣歌流連光景登高覽勝代鼓飛觴此何等時何等事而淫靡抵此且費何從出非剝軍民之脂膏乎閱邊以厚邊也而剝以自奉其猶人哉至於差臣所至司道委官騈闐隨從地方館穀暴費無涯盖差臣費者十一而隨行費者十六七矣尤可恨也臣　乞嚴旨禁之如前數事地方官奉之與差臣受之者皆以不檢論黜仍戒不許多滞司府官以滋

供應則糜費省而風采振矣伏乞　聖裁三曰革京書差臣出也所藉以計算錢粮行移作稿書寫本章必有吏書矣此輩固雅非良善也一聞差官多方鑽刺乃有積歲棍徒罷閒官吏賄求有力者深相囑託旣得相隨惟思詐騙假以傳洩語言改移賢否册籍也故使駁查申詳也索其差錯賄而入即罪可為功賄而遲即功可為罪盖有鑽隙相通鑿墻置賄者神奸秘計玩弄差臣於掌股而顛倒武臣索之重賄不饜不止差臣固不能萬目防之也聞向閱邊盖有以

勘黜縣丞問革監生充書辦者藉令不圖重賄肯甘此乎此其爲害行奸權重於差臣而軍官陰奉之亦甚於差臣之可畏軍國重事乃爲此輩囊篋與言及此可爲扼腕敢乞嚴旨禁之京中書辦一人不許帶領書寫本章則取之撫按書算行移則取之司道有司此輩在在固不乏也然比之京中者稍收斂矣至於題奏本章即字様小差亦望　皇上寛宥蓋寧負小失去此大奸固一愉快也伏乞　聖裁四曰愼委官蓋曩者一二人兼閱數鎭勢不能徧也於是則有委

査之官大城日鎮差臣自閱之其餘城堡則司道府佐代之稽査諸臣不謂盡不賢也然彼自有職視轉委稍輕矣勿論鹵莽報完不肯殫其精力即精且嚴矣而地方文武官雅故所狎習也督撫臣雅故所趨奉也一旦發其姦投鼠不忌器耶此猶賢者也闒葺者流則又徹藩籬抱苞苴縱容書吏交通關節掩垢匿瑕爲之周旋以施德於地方冀食其報地方官多方科斂以充之功罪未明而軍民已大擾矣夫人主憤邊臣之虛浮而不之信也故委耳目之臣査之乃

奉命者復不自查而委之各官各官復爲地方官籠
絡而相遁相欺以文避法則閱邊之舉猶然地方官
爲政耳則何貴差官以查之又何貴移來臣所查而
改差也今一邊一員有何不徧而復踵舊習 臣 乞嚴
旨禁之城堡大小必須親閱不許轉委諸官至於事
當推勘勢難徑行者亦須慎擇風力剛方者使之有
敢仍前濫委苟且了事者以不職論黜則必躬必親
私黨破而綜覈真矣伏乞 聖裁五曰處公費夫閱
邊者數軍實也兵食有冊戎器有冊以至批申牌票

無論衙門大小皆須紙劄工食充之費甚多也軍官以科歛為業無事尤藉口剝削而況當此公費歛益橫也故一遇提查即行科歛不曰紙劄即曰打點用者一科者十冊未上而家肥矣軍士若貧數取數奉而不能給則叩月餉足之此無異扼其吭奪之食也是閱邊之舉徒為武弁開利孔而貽卒伍禍基耳無惑乎一遇稽查疾首稱苦臣乞冊籍可省者一切免但取底冊檢查至不可巳者勑下兵部轉行巡撫巡按官量其城堡軍卒大小多寡討費而為之處於

應動錢粮內支派大抵寧使有餘毋使不足差臣將至領而用之事畢免其稽查敢有指稱公用科歛一錢一物者從重究治則騙局塞而戎士甦矣此似小節然於軍伍便甚伏乞　聖裁六曰畧粉飾古者戎政謂之軍容但取精堅不求觀美圖實用也今軍官沿襲久矣平居敝甲凋兵十不一全慢不修整一聞閱視急為粉飾修畫樓櫓造治旗幢錞鉦笳鼓煥然一新所費皆出於下而又使之礪甲鍛兵朱綅韎韋竭費以飾之差臣未至而半歲之餉盡矣且非有實

詔諭該鎮以脩舉諭宜大以共濟諭臣等以酌議明
並日月威震雷霆渙汗一頒真足以鼓鞬橐之忠而
寒遺裘之膽矣臣等伏思今日西鎮要務無出於選
將練兵保番禦虜分別順逆詳核功罪協心共濟欽
奉詔諭業已該括無遺其添益兵餉增置將官與夫
一切戰守事宜內外諸臣條議已悉臣等無容復贅
謹就聖諭稍為推廣條為七事酌議上請伏乞
聖明裁定勅下臣等通行各該督撫等官一體遵奉
施行緣係恪遵聖諭推廣德意酌議西鎮事宜以圖

安攘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計開一議選將照得
將者三軍司命呼吸之間勝敗安危決焉况當兵事
孔棘之日關係尤重第將之材品各有所長亦有所
偏有勇敢驍健長於征戰者有廉慎持重長於固守
者有便給機變長於撫夷者有仁慈威信長於馭卒
者或偏於用戰則不知慎重以俟機或偏於用守則
不知乘虛而克敵或偏於用撫則不知振威以討逆
苟能用其所長則隨材器使皆可成功若常責其所
偏乃因短棄長多至僨落無事如為推用恐啓鑽刺

之門有事廣爲搜羅正其奮翼之日合無行令該鎮督撫官除將見任大小將領評品甄別某某當大用某當久任某當更調某當黜革聽其不時酌議題請外其所屬廢閒將官博加廉訪或有一長可用者或能自淬礪者或願出報效者俱聽一面隨宜委用一面移咨報部或別鎮廢閒將官有自負才勇願赴聽用立功者亦即收之標下委試以事如果可用先咨報部以後如立有戰功效有勞績即指其事實具薦推用不必另爲薦語以致失實其本部訪有堪任者陞

續題推督撫仍要因材授任駕馭得宜使其各盡所長庶幾羣策畢舉惟是險詐之徒巧於揚己浮談亂眞專事疾人讒口把柄此輩爲患邊疆最甚雖有小材斷不可用此則選將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練兵照得陝西四鎮兵馬至爲單弱近日海上諸虜與東西流虜糾結跳梁於西寧洮岷之間動輙數千而我兵除去傳塘撥哨守把等項所存堪戰之兵幾何盖無處不備無處不寡若不大爲募練令行伍充實即有韓白之將將焉用之所擄團練主兵鄉兵鼓舞士

兵番兵等項節經諸臣建議至詳且悉惟是各邊鎮廢閒將官向各蓄有家丁此輩多健勇慣戰値今貢款之時憤無立功之地每見遼左出塞成功率多扼腕誠此時廣行召募或廢閒將官自赴報效而隨帶以往或其主人不行止將家丁開送到官驗試收用此皆虎旅之餘大非烏合之比用之擣巢必能成功應收置營伍豐其養贍厚其賞犒如果斬獲真正首級照例陞賞仍先查某家丁係某將官名下籍名在官俟家丁獲功數多將廢將照部下獲功例一體論

叙是因得將而併以得兵因勵兵而併以勵將矣倘慕義而來者漸衆招集至數千名則不惟軍聲大振剿戰有資而虜中聞風震懾又安敢桀驁如昔乎惟有兵則必有馬或允給主兵之馬或俵給苑牧之馬或徑給茶易之馬或另爲召買之馬聽督撫酌議行之此練兵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保番照得茶馬之政中國所恃以制番人之命者秪因諸虜頻年大肆侵掠生番熟番俱不能支以故或輸納本色求免茶毒或甘心歸附爲虜嚮導此誠危急之勢迫之使然

乃其本意固願附我而不願附虜也夫此熟番中國納馬之番也虜既稱欵何得掠我熟番又漢番率多雜處搶番而因以侵漢是即犯順矣宜以此詰責虜酋數其敗盟掠番之罪仍遍諭番族以國恩之不可負茶利之不可失虜讎之不可不報已附虜者令其圖歸未附虜者堅其效順仍與中國協力拒虜有能就陣斬獲首級擒獻逆夷照中國軍人陞賞事例願賞者賞以貨物茶篦銀兩等項願陞授者論其功級授以官職其隨虜之番有能因計就計擒斬酋首歸

獻者破格陞賞至於生番許其中馬易茶以鼓之內附熟番隨宜犒賞以鼓之外禦則在督撫因勢而利導之若夫建築堡寨聯束收保等事諸臣已詳言之矣此則保番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禦虜照得先年丙兎移住莽剌川生齒漸頻火落赤戀牧捏工川羽翼彌盛此二川者水甘草茂原非虜地爰自兩酋招朋引類盤踞日深居則爲兎之窟則爲虎之嵎向來所以不即出剿者正以虜尚守欵未可啓釁也今彼已背盟猖逞驕橫如此則中國之師出有名矣節經

諸臣建議劉平於剿說等以為欲議搗巢出剿莫先於恭捉二川合行該鎮督撫將令次請發帑銀廣儲糧餉厚集兵力相機度勢與師出搗或用衆或用寡或以正或以奇務令二川無虜庭而更為設備使不敢復擾始可以振國威而雪神人之憤也若兵力已裕事機宜速即聽便宜行事一面出師一面具奏不必膠守故常恐誤機宜至於論功優叙則明詔已先示鼓舞於上矣若諸虜有作歹扶賞所當革賞聽罰者內有一酋而各鎮俱有撫賞有一鎮而各堡俱有

撫賞若一處革賞他處復與則彼將順於此而逆於
彼何以示懲自後但有作歹應革賞者宜即傳諭各
鎮各堡將應賞之數悉行停革不得彼此互異庶可
以代狡謀而不至為虜所愚此禦虜之所當酌議者
也一議分別順逆照得禦夷之策無出於撫順剿逆
第夷情叵測諸夷酋之中有順有逆者一部落之中
有順有逆者有始順而終逆者有始逆而將順者以
其順則不得不撫以其逆則不得不剿以其不盡順
不盡逆也則又不得不酌之撫與剿之間而隨機以

應之令不論其恭順與否而槩用撫賞則爲長徇長
奸不論其悖逆與否而槩用征剿則爲啓釁挑怨先
該陜西總督梅友松議請申令整齊衆志正欲因順
逆以用恩威玆不意復有洮州之失除該鎭虜酋執
順執逆聽其查核明實另行具奏外合行督撫將一
體撫剿事宜遵奉聖諭申飭大小將領務要覘察虜
情動合機變撫其恭順者毋忘戰以長戎心剿其悖
逆者無濫撫以養寇亂部夷生事則詰責本酋首罪
其生事之夷而不蔓及諸夷一酋首犯順則文告諸

酋首罪其犯順之酋而不與罪酋如其酋悔罪哀懇或送還人畜償抵人命則許令改圖准爲開賞如別酋能擒執罪酋以獻則將罪酋原額之賞盡給有功之酋仍加優賞設或怙終恣肆則閉關謝貢興師致討至於聚衆講事之時或有要挾跳梁之舉則先事戒備惟嚴臨期捕執必速庶我之理直氣壯而彼亦不得藉以有辭矣此則分別順逆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詳核功罪照得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承平不足以勵人心況用兵之際乎虜賊入犯有零寇有

大舉零寇窺竊未入邊而失事小者則止治守口官軍之罪恐以窺竊爲挾賞計如即治將領寔中虜計其先事偵探不明臨時拒堵無策虜入邊而失事大者乃治該路將領之罪如臨時能獲首級或捕執生夷則自路將以下俱當論功至於大虜之入犯虜以聚而攻我以散而守衆寡强弱勢已不敵能堅壁清野城堡保全即可免罪有能賈勇出戰或爲擊其惰歸則惟以戰勝克敵爲功不以損失官兵爲罪先時偵探不明收斂不及致虜多野掠或臨時不量彼已

輕率出戰致大損失者則必正其罪又有鄰鎮鄰路偵探的實預報所犯地方先爲伐謀或能選銳應援以解鄰鎮鄰路之圍者俱當優叙其功有以虜情之小而張皇爲大或以虜警之大而隱匿爲小以自掩罪或遇無罪之虜妄行擒執以自邀功俱當嚴行覺察重加懲究而無容輕貸其罪者此宜申諭諸將吏一體遵守若不論其敢戰與否但有損失即以爲罪有微獲即以爲功則何以服人心而作士氣近時將領威令不行於部曲皆惟不能核其功罪之故必大

將課偏裨考功罪偏裨課守把之功罪守把課部卒之功罪皆得以賞罰行焉庶幾申明節制之法可成臂指之勢此詳核功罪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協心共濟照得諸鎮本爲常山之勢則諸臣當效一體之忠今各邊督撫諸臣類能同攄忠悃各效奇謀恭遇

聖明在上寬其文法假以便宜有感益奮精白一心矣惟是文武將吏如以實心籌邊疆之利害止求邊疆之利而不必爲一己之利以公心較邊計之是非惟求邊計之是而不必執己見之是則同心可以斷

金不止同舟相爲共濟近時將領之於司道阿奉於禮節之間附和於文移之會心嫌其掣肘而不能行面目爲結舌而不以告及至兩敗相怨一方而邊事僨矣此文武之協心所當聯束者也下至軍丁尖夜之輩將領不能結之以恩率多離心解體莫肯殫力輸心在軍丁則怯懦成風驕悍莫制約束稍嚴動輙鼓譟在尖夜則內地虛實盡以語虜虜中情形不以實報心志既不能以役手足手足又安能以捍頭目此將卒之協心所當聯束者也奉詔申諭之後如猶

有心志攜二自分彼此及不能撫恤軍夜以致有怯懦驕悍之習採報不實之弊者容臣等與該科指名衆治以爲任事不忠之戒此則實心共濟之所當酌議者也

河西僅可已定將來防禦宜周謹據實敷陳以紓聖懷以保疆圉疏

王一鶚 兵部尚書 萬曆十九年六月

看得閱視甘肅邊務工科給事中李汝華題稱河西五郡自先年俺酋假道遂為戎馬之鄉去年經畧提兵西下羣醜怖駭而又收服諸番嚴禁借路咸謂水泉莽川二捷為希覯之事是以松山一帶賓兎妻男况以遠去扯胡兒等把漢喇叭等數千俱自去冬遠出邊外內地果然無虜何莫非經畧之績但策扯酋

之歸原爲孤火酋之勢以舉問罪之師今扯酋情形反覆濡滯待時通官委催健移帳狠灣去仰華纔五百里自扯酋回書謂火酋係部落台吉恐歸則俱歸莫申撻伐止則俱止終貽跳梁今虜蜂屯海西無慮數萬經畧兵止數千原額馬價三十萬止餘一十四萬餉費不貲府不當求虜惟先自治爲目今計姑羈縻以緩他變爲久遠計當安靜以養兵民爲防禦策則遠哨明烽堅壁併堡使野無所掠勢必遁歸則以精兵襲逆合攻守之道而在經畧先須調集兵馬多積

根蒂分據要害畧凡自治諸策汲汲舉行使士飽馬騰守固戰勝虜之歸否聽之而已及稱李龍武天祥萬肇寫氣革去華歸夷法在必誅各一節爲其鎮自俺酋假道以後東套諸虜縱橫五郡之間無復中外之限盤據兩川之內大爲關陝之憂洮河屢敗事不可爲矣迨乎經畧一出不數月之間次第戡定先杜闖邊以塞徑竇繼收番夷以樹藩籬水泉一捷而河西之縱橫者始皆欽哉莽川再捷而河南之盤據者悉皆遠遁於是抄胡兒把漢徙帳者萬騎捏工莽剌搊

跡者千里而兩河之民始有更生之望然道路訛傳不一尚謂虜戀故巢閱臣疏至始知內地無虞扯酋移駐狼灣去仰華寺五百里明目下之暫定以破危疑度將來之可慮以計久遠且責成邊臣無問虜衆之歸與不歸惟問戰具之備與不備此察虜情者甚明而籌邊計者甚確也蓋我欲緩則虜自急我欲急則虜益緩此猾虜之常態其不歸則我之待戰者如是其歸則我之待戰者亦如是此制虜之常經惟先當王敗之後人益是談制虜也皆甚難近有兩捷之後

人之言馭虜也若甚易臣等竊慮言易則難者至矣蓋從來虜未被創而今創矣虜先未仇番而今仇矣困獸當防於蹶蹶不至於奔騰且虜在近邊則選鋭出搗無俟窮追今在數百里之外往返念餘日之程道路險夷難測粮餉轉輸難繼必得十數萬之衆爲堂堂之陣乃可深驅此豈可易言哉閲臣謂目前防禦宜周日後積耻必報其策之者審也思欲圖難於易惟有修戰與守逆則勦之順則撫之而已今之制虜者誠如閲臣所議先須調集兵馬多積粮餉分據

險要使可以戰遠哨明烽堅壁清野鼓畨擾虜使可以守虜歸而果搖尾乞憐也吾聽之而巳其歸而復肆跳梁也則惟有戰耳虜不歸而爲遊魂假意也吾聽之而巳其不歸而一或再犯也則惟有戰耳以此決戰則我佚彼勞彼曲我直寡則可以正勝強則可以奇勝虜安復得志於我此外仍行延寧宣大山西各撫鎮先遣的當通官傳諭各虜酋部落但有西行助逆者一面革市賞一面各出銳師以擣其巢穴其效順效貢者市賞如故虓然俾知利害以宣布聖諭

分別順逆以此牽諸酋之內顧分扯酋之黨與在甘肅撫鎮則遏虜之東來闖邊者使無勾連防虜之西事復犯者恐出倉卒在陝西撫鎮則厲兵繕器鼓舞番族但有虜復入兩川窺伺洮河即行勦除以振聲威各總督則各為相機調度使虜勢日孤氣日沮扯酋或不從之歸而自歸矣此制扯酋之畧也至於火真二酋及尾刺他卜囊勾引羣虜騷擾兩河罪在無赦使其遠遁海上是逋誅也則懸賞購之誅有期矣使其復窺近邊是送死也則就近勦之死無日也時

虜部之貪貨利者可購漢人之在虜帳者可購番族之爲虜收者可購有購得其首者照格銀數即時先行恤賞聽沿[illegible][illegible]一面題請惟購足以用奇惟賞可以賈勇此處火真二酋及尾刺他卜囊之畧也至於季龍武天祥萬箏寫氣董如果能斬火真酋首以來獻吾且捐其前罪給之原賞如導扯酋助其悖逆回海上嵩謀叵測則大兵所至即扯酋不能漏網矣而此么麽者又何足言哉大約戰爲經撫爲權在我必可以戰乃可以撫在虜畏戰然後就撫經畧節款

題奏與閱臣之意合至如所謂休養生息以固元氣
修舉廢墮以振國威此探本之論應聽閱臣與經畧
會同督撫協謀次第而行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
合候命下本部移咨經畧衙門查照閱臣題議及本
部覆議事理通行督撫督率文武將吏凡一切戰守
機宜務須加意申飭一一着實舉行凡議增兵儲買
粮草有支用不敷者不妨酌議題請即今草茂馬肥
虜酋不得仍行藉口如其即歸則所在設防不必輕
兵追躡如其高駐狼灣復肆狂逞寇我邊關即當勦

兵迎擊毋得畏敵養患本部仍咨行陝西三邊宣大
山西各鎮撫凡應宣諭利害以牽制諸虜者應振揚
兵威以震懾諸虜者各以同舟共濟一體相成事寧
之日通行叙功如自分彼此稍有疎虞則當查其所
由分任其責閣臣以勾踐管仲驚惕人心欲各以薪
膽自效臣等特身飭常山之勢欲以首尾相應使處
處有可戰之兵人人有決戰之氣無問虜之款否惟
吾所操縱可也

陳禦虜以竭愚慮疏

魏學曾 三邊總督 萬曆十九年六月

臣惟虜性暴桀如禽獸然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寇侵邊境乃其常態獨至宋室為宗社大禍此無他坐與和久虜見宋曲意承順不敢驕悍以為懦愞易與因生柔則茹之之驕心甘宋繒幣食物習久躭愛因生不奪不饜之貪心以故假和以弭宋捍禦之想而得以漸滋其吞噬之謀耳此制禦失策宋事所以為萬世鑒也國家許虜欵貢今二十年間歲增

賞多至百倍宜彼益德我戴我而反稱兵内訌恣其
蹂躪何也豈人情無厭漸生驕心貪心遂蓄異志其
逆而有順者亦將如弭宋 故智耳非真順也不然
虜王自古北口以西皆其部落酋首既順部落爲逆
世豈有身首拘捩若此者今且傳聞撦酋火酋同往
西海豈不又爲左驗伏見廟謨謂宜分順逆以施撫
勦臣實不敢謂然無論宋事請即取欵貢初議決之
初 臣以吏部侍郎與論欵貢 臣謂欵貢非國家久安
長策若欲許之須事事並有規制約令邉守一年如

約一年撫之二年三年如約二三年撫之倘踰請横
索許即斷絶而内侵乃二百餘年邊事常調不爲大
患但恐邊臣以爲成事之利不可復壊遷就依違養
成宋人之禍事之利害全在於此不可不防臣議如
此兵部遂詳陳會議疏中内閣又請專勑申明此指
特下宣大總督今疏與勑固在也虜今情狀尚可謂
之如約否今縱不疑其蓄有他志獨可弁髦初議而
不顧乎臣以爲仍如初議斷絶之便此其最當議者
臣又惟虜往犯邊各犯所住牧附近之鎮搶掠輙回

故各鎮將士即足支各鎮邊事今虜借款貢以羈我宣大等鎮之兵使不外撓因糾集七鎮外夷引驍騎攻我西陲一隅搏交約攻爲謀最狡而又盤據內地經年不出此其志不在小非但一省一鎮之邊患已也以爲絕撫賞修戰禦亦必連七鎮之兵力庶可以制七鎮之外虜今尚書鄭洛出而經畧聯絡七鎮實爲一事矣但經畧而不兼總督臣竊疑之經畧得徵七鎮將士矣至則總督用之乎倘總督欲宣大等鎮出兵牽制必咨請經畧行之他省鎮見在出陝西總

督意也將悉心行之乎抑猶有彼此之心乎一柄兩持動見牽絆豈如以總督郎付經畧兼之徵調驅使牽東擊西伸縮自由易於奏績往見吏部議令經畧尚書郎兼總督私以爲計之最得者奈何忽復更之

臣以爲仍如吏部議兼領之便此又所當議者有此二議若不預求定策臨時注厝張張何之伏望 皇上廷臣會議令殫心圖畫歸於勝算毋以事有成說不復變更毋以言出輕微不肯從順一惟集事便國家爲計上請 聖明裁定勅下遵行宗社幸甚 愚

幸甚臣非不知撫賞猶可委曲結納或倖偷一事之安而虜既叵測終爲國患苟且爲身謀之計非石畫也亦非不知搆兵決勝冀世憚難即竭臣不肖之才力未必勝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臣不獲顧身矣但絕款之治須以虛實緩急權變其中不宜斬然俱斷以動各邊蜎奮之虜一經斷絕虜必憤而擾邊無藉譁言不便致沮至計惟在各督撫鎮守萬方偵備小犯所在兵扼之大犯預徵各鎮兵待之令不得逞如此數年虜將自還於二十年前故調邊疆日戒國家

盤石之固自若也此又臣等臨機觀變要在中的非

可以遥請中覆者也

玩寇使過疏

張　棟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八月

臣棟巡歷洮州稍涉番境熟查番情而覺番人之不足恃也官洛惡藏二堡番兵非屬咎二族所統乎築堡居之每名每月仍給糧銀五錢此蓋當吾邊兵然者今兵何在也散處氂幕漠然不與相干虜去虜來若罔聞知也近者如此遠者可知而經畧尚書鄭洛乃欲以招番千萬居爲奇功臣所未解方在據鞍慨嘆間忽接邸報中有太僕寺寺丞徐琰上疏論劾尚

書鄭洛及兵部尚書王一鶚遐荒萬里一時未得全
抄即不知琰論洛何事又不知奉旨作何處分 臣 皇
皇焉若有芒刺在背而不能頃刻寧者非慮琰之言
得售而洛因此獲罪也誠慮琰之言得售而洛因此
獲罪而去也洛在今日有決不可去者何也洛之玩
寇貽禍夫誰不知之洛之哆談瀆奏夫誰不知之洛
之欺天罔人夫誰不知之豈 臣 役事在西而顧見之
不明耶既見之甚明又豈不抗意論列明正其罪而
姑婉言以激之不遽顯言以斥之耶 臣 殆有深意焉

今扯會酋負固不歸卜倉酋驁黠如故火眞王二會雄據海上專伺我之撤備而後發虜情變譽亦稱孔棘矣問其玩寇者爲誰曰洛也則今日所宜使過者爲誰曰洛也此安可使之委責去而留禍以遺後之人也且無言順義之西牧自洛具題彼犬羊狂逞難就羈紲即令多方不能驅之使東則在當日亦有何術可以杜之不西也以是責洛洛宜有辭乃若經畧之責在皇上推轂而遣之不啻重矣洛誠有實心爲國者所謂賊在則還朝無日不當遂以自盟耶而奈何始出

國門即以誘虜東歸爲上計朝夕所與圖維方畧者惟王志寶一人今日奉書順義王明日奉書順義王今日致意三娘子明日致意三娘子全憑口舌一藉通丁若以爲羣虜刻期可歸奏凱還朝指日可必而於經畧實事漫不關心從去年九月迄今幾一年所矣 皇上試以問洛曾練一兵否曾調一馬否曾繕一險隘以備侵掠利一器械以裕折衝否乎而具疏輙云經畧已有次第豈經畧之責專在求虜媚虜而無實事可爲乎則又何怪乎疑者之蠭起而言

者造蜎叢也試者豈有私怨於洛耶憤虜之日驕憂虜之日橫而不平虜之日輕中國耳夫今之虜即昔之虜也昔不以卑詞來乎昔不以款言請乎今何獨不然也昔不日請旗護乎今又何獨不然也推厥所自洛不能辭其責矣當洛之捧命而出提兵而至虜實有畏我中國之心恐我之聲其罪而討之也乃今遂敢於輕我忽我而畧無忌憚誰其示短於虜耶洛之言曰國家積弱之後戰良不易 臣初非易言戰也亦非以浪戰責洛也竊以爲洛之捧嚴命提重兵藉

皇上之寵靈何所不振伸天朝之威武何所不欽虜使求通吾寧待之以不死而日修吾備使不得窺吾之淺深虜雖驕未必不懷疑畏懼而走也計不出此而惟王志寶之言是聽虜遣使來我即遣使往虜以卑詞請我即以卑詞復虜借東歸以嘗我我即借東歸以欺君遂使虜之勢益尊而我之形益弱我之求虜益至而虜之侮我益深大事幾去而不可收拾矣

皇上試以問洛誰爲此禍也今日之禍使洛得委其責而去若脫敝屣耳又誰肯以身爲洛承此禍邪故

洛決不可去也如以爲功罪當明則顧　皇上一奮
乾剛先將王志賓顯戮於市以爲賣國者之戒而仍
以經畧之事專責諸鄭洛曰順義不歸則經畧之事
不許報完卜失兎不歸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火落
赤與眞相台吉互酋之首不致於闕下則經畧之事
不許報完莽捏二川本吾內地苟有虜跡則經畧之
事不許報完靑河之西河腦之上虜穴尚存後患叵
測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必使洮河之間兵無待增
餉無待益而依然稱寧于甘肅之間番自爲番虜自

爲虜而屹然成右臂斯足稱經畧之功而洛亦有生還之望不然鼎鑊居前髑髏居後亦未爲晚也豈必在今日謂當罪洛以去也其在今日決以爲洛不可去也若王一鶚則誠可去矣其人品才猷聲望臣皆不暇論惟論其在部所覆邊事諸疏有一疏當於人心否乎爲大臣者荷國厚恩直以身報而況昵私交圖便利一味扶同以蒙蔽

皇上之聰明其尤可恨者則近覆其肅閱臣李汝華一疏也汝華疏在

皇

上試取而覽之中間所叙虜情邊釁慇慇亦詳以懇

矣一鶚盡置不覆而僅擇其一二發語爲口實以揚
經畧之功以掩經畧之罪人臣不忠孰大於是彼其
心但知有鄭洛又安知有　皇上也洛之所以敢於
玩寇貽禍敢於侈談瀆奏敢於欺天罔人孰非憑恃
一鶚爲之窟穴一鶚不去邊事殆無望矣更願　皇上
斷之不疑亟去一鶚另擇大臣中赤忠爲國者使掌
樞務則豈惟本兵得人即鄭洛亦且有所顧忌而不
敢不盡力於經畧之事關係非輕渺小也臣　棟在萬
里於彼在廷之議本未敢插入一喙第因身繫邊庭

心憂邊事不容不馳疏以請造次陳詞或不達意伏

望　皇上宥之

酌議貢規以匡夷夏大防疏

劉元卿 禮部主事 萬曆二十二年

該臣叨署提督之役竊見屬夷之到館者在回夷則關防之難在三衛二種女直則鈐束之難回夷之所以難於關防者以人數太濫行李太多大貢或至二千櫃小貢亦不下數百櫃往者甘肅撫臣疏謂一歲入貢該鎮支粮至費二萬餘石則其沿途廩食夫馬及詭故增加湊空需折又不知幾何逮至入京炫玉求售轉相爲市禁之則涉於瑣屑非中國御夷之大

體縱之則恣買禁內貨物私市數外葉茶日捱一日輜重轉增將疲中國之力以事外夷斯臣所謂關防之難也三衛二種女直之所以難於鈐束者以其犬羊無復忌憚自嘉靖庚戌勾引北虜入犯頗輕中國名為修貢實欲規利所過州縣驛遞挾索多端京東一帶居民商賈聞屬夷將至不啻若大虜之入寇然者到館勒騙當房夫役每有市買脅令賠錢稍示約束羣然而譁治之則既無以制其死命責之伴送則彼又不受伴送羈勒斯臣所謂鈐束之難也且其紛

亦何厭之有既得金帛又將生心而今其十百爲羣絡繹道路京師虛實盡在目中一旦易慮何不可爲所爲引虎入室莫此爲甚夫事每癈於因循禍常生於積習及其勢之未熾因而收之爲力甚易固在當事者加之意耳查得西番貢例每年人止起送八人今回夷二百名內起送七十人其沿途收買投托之數不與焉至於三衛二女直動輙數百人積三年記之則六千有奇焉此獨不可以西番例倣而行之乎又查北虜貢在邊鎮賞亦在邊鎮此又獨不可以北

虜例倣而行乎然臣之爲此說不始於臣查得先年
提督主事今儀制司郎中張我續等陸續建白非創
爲臆說故實灼知諸臣所言果爲久安長治之良策
故復披瀝爲　皇上陳之伏乞勑下兵部會同禮部
再加詳察若能大破拘攣徑照隆慶間北虜事例斷
自明年爲始令前項諸屬夷俱在邊貢賞斯爲上策
即不然亦宜照西番事例減其人數如回夷三百名
内止起送十餘人仍限定箱櫃數目不許多帶私貨
三五衛則每衛止令三五人來京海西建州等種女直

則每起止令十數人進京餘俱在邊聽賞如是則賞
賚之典毫不減損彼既無以爲詞而沿途驛遞不至
摧殘州縣居民不致驚擾中國之虛實險易不得窺
覘所謂内夏外夷之防亦庶幾少正矣

邉防艱於宣大急於薊鎮敬陳末議以紓聖慮採擇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五年七月

頃者秋高馬肥胡兒思逞九邉無處不防亦無處不嚴臣等獨難於宣大急於薊鎮何也虜王物故正值閉地改革我處置得宜更為鄉背不則徒棄前功且生後釁此日間不容髮他年悔將噬臍宣大則洵難矣 臣等竊嘗料之俺酋報德於孽孫娘子獲盟於三世盖天心之有在亦胡運之將衰也顧渠眉者之專

既不效於往時烏禪稽侯之謀亦未兆於今日五路貴則介第國人必不予爭立之謀素囊親則愛孫酋婦必主廢嫡之議若乃扳升通虜非有闇說趙信之狂圖班白窮酋定無呼揭車犁之遠志況我邊吏不驚示春秋還師之義郵典從厚昭大漢問死之仁虜方懷德畏威不暇而何叛之不堅惟是設刺之軫早長仗力之統斯續是在該鎮督撫亟圖之耳若夫薊鎮[illegible]人

神京咽喉虜穴伸縮動係安危通塞關乎利害所賴三衛世受豢養作我藩籬使其輸誠內嚮

虜豈能越松亭爲寇哉奈何徑路尋撓諸水多寒率利漢之財物甘作虜之嚮導已幾危社稷庚戌再撼陵京癸亥飲馬於通灣丁卯鳴鏑於界嶺三衛之爲害所從來矣而酋豪長昂糟花當之餘威懷欲克之遺恨雄長之兇結連二虜其爲我害殆有甚焉花場谷未厭雄心青山口復張狂燄至於去年糾宣虜之東犯其心亟貢以彰其逆又乘尤師之西移糟口收將以避其名今年更書一紙尤屬可異若非復班白之賞以伸香火之情必是緩督撫之師以逭包茅

之問此適足以明去年勾虜之爲眞今年革貢之尤怨也蓋酋之齒長矣邊防人情所經閱熟矣一搶可當十年之貢九罰終出二賞之餘故夷俗有言賞不若搶宜乎爵秩不能結其心金繒不能飽其欲也故遼左之宰酋不足以當雲中之五路不足以當套海之火落赤不足以當薊鎮之長昂兒所謂薊鎮尤急者其急此酋哉夫賞不如搶要使夷人樂於邊賞之利而果於避搶之罰謂宜守城圍吏毋利虜一物毋收虜一人虜能保塞三年復京無虜量隨閱覘加賞

宅鎮毋得爲例其額賞毋輕言減縮及勤予粗糲以虧先朝作外藩之意如此則樂於趨賞之利矣再誡三衛亦毋畧漢一物撲漢一人如仍前擾邊及闌出爲奸者必永革其賞毋得姑息甚者申搗伐之令毋藉口險阻掩先朝屈烈河虎頭山之烈如此則果於避搶之罰矣又明二哨以伐謀密五間以離交修八事以責實選三輔士著以實其伍蒐九邊將材以盡其用薊門之計始爲完策長昂雖狡何患焉伏乞勅下兵部咨行該鎮及將酌行疆埸幸甚畿輔幸甚

邊隅重地非人貽患日深疏

史學遷雲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

今之談國勢者曰薊鎮首也遼左宣大肩背也滇黔兩粵手足也手足不仁肩背受痛則腹心之疾因之以作乃遼之撫以楚甕鎮以衰耗滇之撫以庸碌鎮以膏粱近又益之以餓虎粵之撫以貪穢則大可駭矣然彼中尚有讀書識字者既久有煩言屢挂彈章即不至叢詬無耻喪心之甚者未必不乞身決去付人言於不恤坐敗人之國家也似無庸臣言獨是高

淮以何如人而當此強虜睥睨弱軍枵腹之日猶千般誅求萬般凌索一激前屯軍民之變再激松山軍民之變撫臣言之督臣言之兵部言之科臣屢言之猶使跳梁於其中乎近見人情洶洶莫必其命始飾詞文奸哀鳴求撤夫其攘臂揉掌營求而去何壯也吮血吸髓盡人脂膏何忍也滿載私橐飽腹而歸何貪也今事窮勢極覬覦生還而布　皇上以不韙之惡名揚巳以不得巳之善行何不忠也臣而不忠必誅無赦臣以為不去高淮遼人之忿不洩遼人之忿

不息而遼左之患未已也　皇上以爲遼猶可支乎由前諸臣之言則遼已空國矣以爲諸臣之言未可盡信乎則前屯松山有明驗矣以爲不忍誅一高淮而傷天下稅監孝順之心乎恐遼人殺之則損國威傷大體不細也然職於遼之撫臣趙楫尤有言焉其顛蹶之狀中外共知而近且縷縷辯其無疾則人臣引退之義謂何長安傳以爲笑柄建夷不道中外共慮而近且謂通貢有日建酋原不足慮夫前之惴惴然以爲禍生不測者趙楫今之揚揚然以爲不足慮

者亦趙楫前聞夷之衆驚也何其懦今聞夷之稍定也何其壯則視夷之喜怒以為我中國之安危矣姑無論其有疾無疾似此舉動則其經濟之畧可知也至聽李成梁之邪謀欲取朝鮮以自益則尤誖謬之甚不可律以人理矣臣以為遼有三惡高淮李成梁趙楫無一可留者惟皇上留心蚤斷則邊疆幸甚